



中吳紀聞卷之四



宋崑山龔明之

太公辟地處



常熟海隅山有石空室十所管太公辟紂居之孟

子謂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者此也常熟去東

海正六十里故謂之海濱楊脩備郎中嘗作詩紀

其事

范忠宣公

范純仁字堯夫爲人寬厚長者文正嘗使至鄉
還至京口見石曼卿數喪未舉盡以麥舟與之
蘇黃門稱其爲佛地位中人觀此亦可以見矣
元祐初自慶師召爲給事中遂執政柄未幾拜
右僕射凜然有父風烈爲宰相一年出知潁昌
府旣而復入相坐元祐黨散官安置元符三年
徽宗卽位復欲召爲相尋卽下世遺表有云蓋
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
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後御題其墓碑云世濟
忠直之碑子正平字子夷正思字子默學行亦
爲士林所稱

滕章敏公結客詩

滕章敏公慷慨豪邁不拘小節少嗜酒浮湛里
市與鄭毅夫爲忘形友議論風采照映一世嘗
與毅夫及楊繪元素同試京師自謂必魁天下
與二公約若其言不驗當厚致其罰已而鄭居

榜首楊次之公在第三二公責所約之金答曰
 一人解一人會吾安得不居第三俱一笑而散
 公平生不妄交游嘗作結客詩云結客結英豪
 休同兒女曹黃金裝背鏃猛獸畫旛旄北關芒
 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賊不著赭黃袍其
 立志可見矣

息賢堂

郡齋後舊有息賢堂以祠韋白劉三太守後更

名三賢紹興末洪內相景嚴為郡並以唐王常

侍仲舒本朝范文正之像復號為息賢堂今參政范

文正公作記郡庠亦有三賢堂繪文正范公并安定胡先生及光祿朱公像于其中

顧學正

顧襄字公甫為太學上舍生名聲藉甚士流皆
 推之登熙寧九年元第調潤州丹徒尉召還為太
 學正元豐五年卒于京師時二親猶在鄭達夫

中身紀聞 三 若聖堂
太宰與公甫爲同舍生以詩挽之云可惜病相
如誰尋封禪書公病瀉而卒雙親千里外一葉九秋
餘風露翻歸旒塵埃鎖故廬虎丘山下路會葬
有鄉車廣文官舍冷如水幾嘆朝衫脫未能忽
買春田埋玉地猶懸絳帳讀書燈佳名空綴仙
都石妙偈爭傳海寺僧一幅粉旌春水漫惜君
誰不涕奔騰

鄭希尹

鄭景平字希尹居帶城橋爲人剛正不詭隨蒞
官有廉聲嘗爲大理每有疑獄中夜焚香露拜
斬得其情以故人無冤死者旣而請老家居朝
廷以其精力有餘落職致仕守鄱陽到官未半
歲拂袖而歸先君與公厚善因問其故答曰天
子命景平爲郡守當以撫字爲職乃不得行其
志今日須金幾百兩明日須金幾千兩枯骨頭
上打不出也景平後世要人身在其志竟不可

奪也時朱勔用事勢可炙手士大夫俛節從之者甚多惟公始終無附意子細字天和

執爨詩

程光祿自幼悟穎年五六歲時戲劇竈下家奴媠之曰汝能狹劣爾豈解爲文章邪公怒曰吾豈不能家奴曰試爲我吟一燒火詩卽應聲曰吹火鶯唇歛投柴玉腕斜回看煙裏面恰似霧中花甫冠登第

王元之画像

虎丘御書閣下有王黃州画像東坡過蘇日見之自謂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因爲之作贊今猶書其上

雙蓮堂

雙蓮堂在木蘭堂東舊芙蓉堂是也至和初光祿呂大卿濟叔以雙蓮花開故易此名楊儻郎中有詩云雙蓮倒影面波光翠蓋風搖紅粉香

中有画船鳴鼓吹簪然驚起兩鴛鴦政和中盛
密學李文作守亦產雙蓮范無外賦木蘭花詞
云美蘭堂晝永晏清暑晚迎涼控水檻風簾千
花競擁一朶偏雙銀塘盡傾醉眼訝湘娥倦倚
兩霓裳依約凝情鑑裏竝頭宮面高粧蓮房露
臉盈盈無語處恨何長南翡翠憐紅鴛鴦妒影
俱斷柔腸淒涼菱荷暮雨褪嬌紅換紫結秋房
堪把丹青對寫鳳池歸去携將

孫若虛滑稽

孫實字若虛早年英聲籍甚性好滑稽郡庠有
同舍生牛其姓者因作牛秀才賦嘲之云腰帶
頭垂尙有田單之火幘頭脚上猶聞審戚之歌
又作書語集句譏一老生云孜孜爲善鷄鳴起
先生之道斯爲美四十五十無聞焉斯亦不足
畏也已樂圃先生爲教授知之命其父訓敕孫
由此發憤游太學不數歲登第而歸嘗入朝爲

寺丞後守台州卒

慧感夫人

慧感夫人舊謂之聖姑或以爲大士化身靈異甚著祝安上通守是邦事之尤謹每有水旱惟安上禱祈立驗後以剡薦就除台守旣至錢塘詰旦欲渡江夢一白衣婦人告之曰來日有風濤之險旣覺頗異之卒不渡至午颶風倏起果覆舟數十獨安上得免一夕盜之祠中竊取其

幡平旦廟史入視之見一人以幡纏其身環走殿中因執以問答曰某實盜也夜半幸脫已踰城至家矣今不知潛制於此神之威靈使然敢不伏辜建炎間賊虜將至城下有一居民平簪謹於奉事夢中告之曰城將陷矣速爲之避謹勿以此告人佛氏所謂劫數之說不可逃也不數日兵果至其它神驗不一後加封慧感顯祐善利夫人今叅政范公作記

元少保

元絳字厚之居第在帶城橋登天聖五年進士甲科初任金陵幕官尋卽進用屢爲藩郡帥時有傳儂智高餘黨寇二廣者遂以公知廣州而所傳乃妄因改之知越州公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音謂有龍編之警橫水光明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偶爲危事橫水光明之甲乃唐時誤傳寇至事見李德裕獻替記人服其工公在金陵時王荆公之父益爲通守與公厚甚荆公旣相神宗一日欲謹選翰林學士公久在外老于從官荆公對曰有真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爾况已作龍圖閣學士難下遷知制誥遂自外遷翰林學士中外大驚旣就列有稱職之譽公最長於四六多取古今傳記佳語爲之神宗友愛嘉岐二王不許出閣二王固辭後因改封先召公謂之曰可於麻詞中勿令更辭公

遂草制其畧云列第環宮彌聳開元之盛側門
通禁共承長樂之顏神宗甚愛之自是二王不
復辭未幾叅大政元豐中罷政知潁州時以藩
邸升爲順昌軍節度公作謝表云燾土立社是
開王者之風乘龍御天厥應聖人之作按圖雖
舊錫命惟新又曰與言駿命之慶基宜申中軍
之望府謂文武之德順而聖唐虞之道明而昌
合爲嘉名以侈舊服士大夫皆傳誦之後以太
子少保致仕歸吳中公旣還鄉與程光祿諸公
爲九老會日以詩酒自娛年七十餘卒有玉堂
集三十卷初公知荆南嘗夢至仙府與三人連
書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
不知所謂旣入翰林爲學士韓持國維揚元素
繪在院一日因書奏列名三人偏傍皆從絲始
悟夢中兄弟之意旣而持國元素皆補外公亦
尹京兆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綰相

繼爲直院則三人之名又皆從繇蓋始終皆同
以此知升沈進退決非偶然者許大夫選嘗作
四翰林詩記其事公和云連名適似三株樹傳
玩驚看五朶雲此亦一時之興也

仲殊

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也初爲士人嘗與鄉薦
其妻以藥毒之遂棄家爲僧工於長短句東坡
先生與之往來甚厚時時食蜜解其藥人號曰

蜜殊有寶月集行于世慧聚寺詩僧孚草堂以
其喜作豔詞嘗以詩箴之云大道久凌遲正風
還侈隳無人整頽綱目亂空傷悲卓有出世士
蔚爲人天師文章通造化動與王公知囊括十
洲香名翼四海馳肆意放山水洒脫無羈縻雲
輕三事袖餅錫天下詩曲相間作百紙頃刻
爲藻息洪泉瀉翰墨清且奇惜哉大手筆胡爲
柔詞願師持此才奮起草澆漓驚彼東山嵩

圖祖進豐碑再續輔教編高步凌丹墀它日僧
 史上萬世為著龜迦葉聞琴舞終被習氣隨伊
 予浮薄人贈言增忸怩倘能循我言佛日重光
 離老孚之言雖苦口殊莫之改一日造郡中
 接坐之間見庭下有一婦人投牒立于雨中守命
 殊詠之口就一詞云濃潤侵衣暗香飄砌雨中
 花色添顛頰鳳鞵溼透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厭
 地睂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鱗鴻寄想伊
 只訴薄情人官中誰管閒公事後殊自經於枇
 杷下樹輕薄子更之曰枇杷樹下立多時不言不
 語厭厭地

如村

胡嶧字仲達五柳之子文與行皆能繼其父與
 方子通為忘年交後以年格推調安遠尉非其
 志也乃取老杜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之句
 自號如村老人治圃築室遺外聲利自放於閒

適而終不出仕有文集二十卷號如村冗藁唯
室先生及參政周公葵皆為作序子伯能登進
士第

鄭毅夫吳江橋詩

鄭毅夫吳江橋詩寄劉攽叔林云三
百闌干鎖画橋行人波上踏靈鼇插天蟠竦玉
腰闊跨海鯨鯢金背高路直鑿開元氣白影寒
壓破大江豪此中自與銀河接不必仙槎八月

汲古本解

濤劉時為吳江尉亦有和篇皆刻之石鄭詩題
云寄同年叔林祕授劉於詩前具位加榜眼二
字於其上乃原父之弟也

張幾道挽詩

張僅字幾道居萬壽寺橋與顧崇叔恩皆為王
荆公門下士荆公修三經義二公與焉幾道登
第未幾捐館方子通作挽詩云吳郡聲名顧與
張龍門當日共升堂青衫始見登華省丹旄俄

聞入故鄉含淚孤兒生面垢斷腸慈母滿頭霜
 嗟君十載人間事不及南柯一夢長至今誦其
 詩者爲之出涕吳人日子通爲方挽詞幾道官
 至著作郎

范文正不取燒煉方

范文正少養于朱氏朱南京人文正幼年肄業
 京學同舍有病者親爲調藥以療病亟屬文正
 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乏
 者用此術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
 冊文正不得已畱之未嘗取視後二十餘年得
 其子還之封記如故

夜航船

夜航船唯浙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府有夜
 航船之曲皮日休答陸龜蒙詩云明朝有物充
 君信櫂酒三瓶寄夜航

俗語

吳人呼來為釐始於陸德明詒我來牟蓋德明
吳人也又吳人言罷則以休繼之始於吳王
昔吳王語孫武子曰將軍罷休亦吳語也

方子通詩誤入荆公集

方子通一日謁荆公未見有詩云春江渺渺抱
牆流煙草茸茸一片愁吹盡柳花人不見春旗
催日下城頭荆公親書方冊間因誤載臨川集
後人不知此書乃子通作也

盧發運

公諱秉擢皇祐元年進士第元豐中為發運使
其父太中公退老公每歲上計得請歸鄉後帥
涇原懇辭歸養屢賜手詔慰勉時以為榮

大雲翁

林宓字德祖旦之擢進士第為常州教授在職
六年學者益信服大觀二年大比試決科者四
十餘人于是賜詔曰閱前日賓興之數較其試

中多寡惟常州為最苟依常格推恩非古人進賢受上賞之意特改宣德郎郡守因以進賢揭坊名於學之南郡人榮之後除河北路提舉學士^事任滿除開封府左司錄居數月浩然有歸志優詔如所請公既勇退屏置朝服足不踐州縣舊隱在大雲坊因自號大雲翁卒年六十六葬博士塲平生好古嗜學有大雲集一百卷神宗皇帝聖訓錄一十卷

花客詩

張敏叔嘗以牡丹為賞客梅為清客菊為香客詩瑞香為佳客丁香為素客蘭為幽客蓮為淨客酴醾為雅客桂為仙客薔薇為野客茉莉為遠客芍藥為近客各賦一詩吳中至今傳播

中吳

平江本吳國在秦屬會稽郡東漢分會稽置吳郡陳為吳州隋為蘇州大業末復為吳郡唐武

德中復爲蘇州乾寧中錢氏據錢塘蘇湖之南
悉其奄有後唐爲中吳軍節度皇朝興國中置
平江軍節度又復爲之蘇州嘗爲徽宗潛藩遂
陞爲府

祖姑教子登科

余之祖姑適知泉州德化縣李處道祖姑甚有
文讀書通大義賦詩書字皆過人其子援登進
士第乃祖姑所親教也晚而事佛誦蓮經皆千

過嘗問法於圓照禪師師名之曰守安年幾七
十而卒旣得疾卽屏藥餌書佛頂呪焚之丸爲
灰并丸以燃燈法授援曰我死置灰丸懷中燃燈
如法也因起坐誦大士名號久之而化旣小殮
視其手指屈結皆成印相佛徒嘆服沙門爲不
可及張文潛學士爲墓志首記其事

范祕丞

范世京字延祖龍圖公之子登皇祐五年進士

第調應天府柘城簿和州歷縣令時龍圖公出
守四明公亟走膝下曰人子者事親之日少而
事君之日多豈忍曠年失定省邪既而龍圖公
捐館扶喪歸鄉垢面跣足晝夜哀號不絕行道
之人莫不嗟惻服除知秀州海鹽縣勸民孝友
睦姻及耕桑之事治聲動浙右熙寧初朝廷銳
意改作召公管勾湖北廣惠倉至京師論不合
乃辭歸舊治海旁之民間公復來驩呼鼓抃已
而有疾乞以太官歸田里乃卒詔授祕書丞致
仕享年四十一公居鄉與樂園先生甚厚有文
集若干卷藏于家

徐朝議

徐師閔字聖徒仕至朝議大夫退老于家日治
園亭以文酒自娛樂時太子少保元公絳正議
大夫程公師孟朝議大夫閻丘公孝終亦以安
車歸老因相與繼會昌洛中故事作九老會章

岵為郡守大置酒合樂會諸老於廣化寺又有

朝請大夫王琬承議郎通判蘇溫溫與馬馬公立賦詩

為信信諸公皆屬而和之以為吳門盛事元公少

保和篇云五日佳辰郡政閑延賓談笑豁幽關

閭門歌舞尊罍上林屋煙霞指顧間德應華星

臨穎尾年拘皓髮下霜顏商名花美酒疎鐘永坐

見斜暉隱半山方子通亦有和篇云使君瀟灑

上賓閒金地無人晝尚關關風靜蕭聲來世外日

長仙境在人間詩成郢客爭揮翰曲罷吳姬二

破顏此節際東南無此曾高明千古映湖山章牧

以五日開宴故也詩皆及之

顏夫子

顏長民登元豐二年進士第三子采為孚亦相

繼擢高科采字君用終提舉常平為字仲謙終

嚴陵守孚字端中崇觀間有聲于太學士行甚

美每試必居前列皆目之為顏夫子人欲識其

面而不可得既登第滕樞密康許嫁以女尋卽
下世

信義縣

崑山在蕭梁時分婁置縣號信義屬信義郡大
同初分信義置崑山焉縣華亭舊亦爲蘇之屬邑
或云嘗割崑山之境以縣華亭今華亭亦有崑
山時人嘗以片玉比機雲兄弟而以此爲北崑
山縣舊有城古圖經云在縣東三百步今謂之

東城者是也近歲耕者於薦嚴寺田中得城磚
甚多及箭鏃以銅爲之識者疑其爲春秋時物
今縣之西二十里許有村曰信義如婁縣之存
舊名也俗遂訛爲鎮義汴人龔猗仕至殿中侍
御史居于是村之南因插銀杏枝活時人異之
目爲遇仙云

李無悔

李無悔名行中本雲川人徙居淞江高尚不仕

獨以詩酒自娛晚治園亭號醉眠東坡先生與
 之游夜以詩贈之無悔有讀顏魯公碑詩云平
 生肝膽衛長城至死圖回色不驚世俗不知忠
 義大百年空有好詩名又賦佳人嗅梅圖云蚕
 眉鴉髻縷金衣折得梅花第幾枝嗅盡餘香不
 回面思量何事立多時其詩意向淡遠大率類
 此

蟹

吳之出蟹舊矣吳越春秋云蟹稻無遺種又陸
 魯望集有蟹志云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
 蟹籬又曰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
 縱其所之今吳人謂之輸芒

大本錢王後身

圓照在靈岩時有一藍縷道人自號同水客往
 造其室中守門者莫能遏既而圓照屏侍者與
 語竊聽之者聞圓照末後一語云汝今幾甲子

矣曰荅云八萬四千恆河沙數甲子圓照云八萬
四千恆河沙數甲子以前又作麼生道拂袖而
出云錢大錢大又待瞞人也當時疑圓照爲吳
越後身道人爲洞賓

郊正夫失鶴詩

正夫童時作失鶴詩云久鎖冲天鶴金籠忽自
開無心戀池沼有意出塵埃鼓翼離幽砌凌雲
上紫臺應陪鸞鳳侶仙島任徘徊其志已不凡

矣

黃姑織女

崑山縣東三十六里地名黃姑古老相傳云嘗
有織女牽牛星降於此地織女以金篦劃河水
湧溢牽牛因不得渡今廟之西有水名百沸河
鄉人異之爲之立祠按荆楚歲時記黃姑者河
鼓也牽牛謂之河鼓後人訛其聲爲黃姑潘子
直云亦猶牽落之語轉呼爲牽郎耳鄉人因以

名其地見於題詠甚衆古樂府云東飛百勞西
 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太白詩云黃姑織女
 相去不盈尺李儋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
 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劉筠內翰詩云
 百勞東翥燕西飛又報黃姑織女期其它不能
 盡載雖非指此黃姑然得名之由亦可類推祠
 中列二像建炎兵火時士大夫多避地東岡有
 范姓者經從祠下題于壁間云商飈初至月埋
 輪烏鵲橋邊綽約身聞道佳期唯一夕因何朝
 莫對斯人鄉人遂去牽牛像今獨織女存焉禱
 祈之間靈跡甚著每至七夕人皆合錢爲青苗
 會所收之多寡持盃_環玳問之無毫釐不驗一方
 甚敬之_舊上有廟記今不復存矣

孫積中

孫載字積中其曾祖漢英仕錢氏嘗爲蘇州崑
 山鎮防遏使故爲崑山人公初岐嶷如成人旣

學為師友所推譽治平二年進士及第為河中

府戶曹更三守皆立威嚴者公獨與之爭曲直

論矯矯不少下終以此見知或稱薦之中書檢正

官察訪關中辟公為官屬公務飲助之亦不苟

與之合乾祐縣去永豐興最遠青苗法行乾祐不

以予民察訪怒移其令檄公往案之公還言邑

小民貧其徒以黍麥博易為生且法之初民未

知稱貸於公家為利令無罪宜還其任復用薦者

遷官知湖州德清縣公聽斷精明不專任刑罰

開說其是非出於至誠訟有累年不決者聞公

一言感悟相捨去熙寧八年吳越飢獨縣中熟

公勸大家乘時倍糴得米和十餘萬斛明年春

米價騰踴公平其直便糴賴以全活者至不可

數計其他便民者別有十數事德清人至今德

公又用薦者遷官知考成縣官制行換奉議郎

其治考城如德清於方當日也以最聞縣四鄰皆

便汲古不使抄本便

汲古不當字缺

重法地素饒盜公明常格嚴保伍奸無所囊橐
一日都監與尉來告盜集境上將以上元掠近
郭至期公張燈與其僚樂飲許民嬉遊不禁夜
如故事盜測^四遂遁去迄公受代亦無復鼠竊者
府界提點薦公于朝他使者亦相繼上公治狀
神宗出氏名付中書蓋欲用公矣未幾除廣東
路常平召見便殿以遣之二廣使者春夏例簡
出公至則犯隆暑徧行所部宣布德意哲宗卽

位轉承議郎諸路常平官廢公赴吏部授通判
陝州移廣東轉運判官於是公去嶺^南五年矣吏
有常不快於公者頗欲棄官公聞而慰畱之乃
舉焉紹聖初復諸路常平官除公河北西路改
知海州已而除沂州興學養士走書幣招禮宿
儒爲學者師表治務大體遷朝奉大夫知婺州
移淮東路轉運判官又移淮西路提點刑獄徽
宗卽位遷朝奉大夫知亳州言者謂公嘗附薦

元祐黨人得提舉杭州洞霄宮即歸崑山日與
 親戚間里置酒棊奕道故舊為樂任且滿本路
 使某等言某先朝所選擇名在循吏年雖高精
 力幸未甚衰願使再任以示優老之意詔從之
 大觀中遷朝議大夫未幾公亦自上章乞守本
 官致仕公體素無疾先一月至其先人墳隴徧
 謁諸所往來者若將別然既亟呼妻子與訣屬
 以後事問曰早晏盥手焚香即寢而逝享年七

十有五葬高景山公天資樂易於吏治尤所長
 使四路典三大郡咸著循跡每遇物無伎害所
 至汲引其屬士大夫受薦者至四百餘人多知
 名且貴顯於世者自少喜讀易慕唐人為詩著
 易釋解五卷文集五十卷藏于家

王主簿

王仲甫字明之岐公之猶子風流翰墨名著一
 時後客于吳門嘗有所受往京師為岐公強畱

受

之逾時不返因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筋
 歸期劃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碧簫吹鳳月當
 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螭窺人一夜愁好去滙
 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此詩效古樂府藁
 砧今何在體人皆愛其巧其歿也丁永州注
 光祭之有云爽秀豪拔出於天資談經咏史博
 識周知文華自得不務競時古格近體率意一
 揮金玉鏘揚組繡陸離世俗所得特其歌辭又
 云生習華貴不見艱岷徘徊鳴閣出入鳳池乘
 興南游曠遠不羈朝賞夕宴選勝搜奇擺脫冠
 裳卻去輪蹄不驚榮辱不問是非擾擾萬緒付
 于一卮頽然終日去智忘機王之爲人於此可
 見矣

問汲古本缺

著作王先生

毛校云舊本無此一則疑是後人所補

著作王先生程門高弟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
 福清父仲舉徙平江政和元年卒葬吳縣橫山

桃花塢誌其墓者江公望書其誌者陳瓘也先生爲人清純簡易達於從政有憂時愛君之心有開物成務之學高宗駐蹕平江守臣孫佑薦于朝賜對前後所上疏劄類切于時宜聖諭以通儒目之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遷著作佐郎受敕正朱墨史官至左朝奉郎與門人陳長方楊邦弼講道于鎮澤如楊龜山尹和靜胡文定皆深推讓吳中道學之傳莫盛于先生紹興二十三年卒于家葬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茅栗山門人章憲撰誌吳中阡中皆祠于學其子大本兩浙安撫司參議先生平生所註論語集解古今語說著作文集并高宗所賜敕及遺像震澤記善錄至今藏于家子孫世守府城德慶坊故居云

惟室先生姓陳氏諱長方字齊之其先本長樂
 人父侁字復之擢進士第娶林氏大卿旦之女
 大雲翁氏之妹與陳了翁交從甚密了翁謫廉
 州侁以書賀之至千餘言由此得罪又嘗從游
 定夫深得治身養心行已接物之道故其子亦

宋 崑 山 龔 明 之

唯室先生

中吳紀聞卷之五

惟室先生姓陳氏諱長方字齊之其先本長樂
 人父侁字復之擢進士第娶林氏大卿旦之女
 大雲翁氏之妹與陳了翁交從甚密了翁謫廉
 州侁以書賀之至千餘言由此得罪又嘗從游
 定夫深得治身養心行已接物之道故其子亦

為道學之士唯室因外家居于步里終日閉戶
研窮經史有詩集名萬里客談又有漢唐論俱行
於世其弟少方字同之亦端慧不群號二陳

姑蘇百題詩

楊循郎中補天聖中為長溪令夢中忽作詩日月
俸蚨錢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烟
波在欲問何人買釣磯及寤心潛異之明道初
宰華亭俄丁內艱遂家于吳中樂其風俗之

安而弗遷因悟夢中所作幾於前定嘗效白體
作我愛姑蘇好十章居吳中既久土風人物皆
深詳之又作姑蘇百題詩每題箋釋其事至今
行於世

范祕書

范雚字伯達予之同舍也嘗試禹稷顏回同道
論先生見之以為奇作置之魁選遂馳譽於太
學學者至今以為模範入館除祕書郎今參政

公卽其子也

張子韶與周煥卿簡

崑山周煥卿與張子韶侍郎爲布衣交相與之意極厚煥卿有母喪貧不能舉及有妹未嫁子韶自貶所專价賚錢銀供其費書詞懇惻讀之令人竦然生敬前輩恤朋友之難每每如此范忠宣公之於石曼卿蘇文忠之於李方叔皆同此一念也今錄其書于後以警薄俗云九成頓首

日候候車馬之來乃杳然無耗不勝瞻仰卽辰孝履多福九成此間學生例不受其束脯有信州劉益秀才在此多時告以公未葬母及未嫁妹許以二百千足之助公今付去半則銀三挺錢二十五千足掩子內角子有九成親批字紹宗祖三字及兩頭有如此二字及封印全遣去親隨兩人便令歸也齋發去此物時已焚香對諸聖願公無障難幸見悉也他節哀自重不宣九成再拜

蝦子和尙

承平時有蝦子和尙好食活蝦乞丐于市得錢
則買蝦貯之袖中且行食或隨其所往密視之
遇水則出哇羣蝦皆遊躍而去後不知所終

郭家朱砂圓

郭氏本郡中小民所謂林酒仙者每至其家
必解衣以醉之酒仙遷化前數日語郭氏曰疇
昔荷相接之勤以藥一杯爲報郭氏以味惡頗
難之力強之飲至三呷而止酒仙自舉而盡遂
授以朱砂圓方曰惜乎富及三世爾郭氏竟售
此藥四方爭求買之自此家大富三世之後絕
無有欲之者

陳了翁鱸鄉亭詩

陳文惠公留題松陵詩其末有秋風斜日鱸魚
鄉之句屯田郎林肇爲吳江日作亭江上因以
鱸鄉名之了翁初至吳江簿嘗爲賦詩云中郎

亭榭據江鄉雅稱詩翁賦卒章蓴菜鱸魚好時
節秋風斜日舊烟光一杯有味功名小萬事無
心歲月長安得便拋塵網去釣舟閑傷画欄旁
了翁筮仕之初已無戀官職之意矣

起隱子

季父諱況字澹之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再遷入
館在籍八年學術文章俱不在人下時同列知名者
惟季父與蘇元老在庭爾當時號爲龔蘇葉石

林俊聲籍甚嘗爲文字交其他所與唱酬者如
洪玉父朱新仲王豐甫張敏叔亦皆一時名士
用先都官中隱故事自號起隱子有文集三十
卷曰起隱集終祠部員外郎朝議大夫季父詩
格清古如詠劉伶云逃名以酒轉名高醉裏張
髯罵二豪日月已爲吾戶牖何妨東海作醇醪
九日云家家高會錦模糊誰信貧家菊也無多
謝東隣送醅至旋於籬畔覓茱萸自古誰無九

惠汲古本愚抄本惠

日詩詩成須道菊花枝直饒無菊何妨醉野藜
 村葵總是題游天峰寺云杖藜高踏半山雲不
 見此山知幾春與時人物凋零盡只有青山似
 故人午謁歌惠安寺云寒日都來數日間顏卿家
 帖到今傳此公剛鯁無情繫到得春時也自怜
 送唐大監云東門相別又相逢轉覺衰頰一老
 翁子約重來我方去滿庭黃葉正秋風古樂府
 云妖嬈破瓜女爭上秋千架香飄石榴裙影落
 薔薇下墻外見鴛鴦雙雙春水塘歸來情脈脈
 無緒理殘妝其他如貪山借船賞嗜酒典琴沽
 閑多卷滿新成題句懶極床堆未答書客疎閑吠
 犬庖匱割啼雞得句怕難續避人長轉多山色
 秋難老池光夜不昏此類甚多

問丘大夫

問丘孝終字公顯東坡謫黃州時公為太守與
 之往來甚密未幾掛其冠而歸與諸名人為九

老之會東坡過蘇必見之今蘇集有詩詞各二
 篇皆為公作也公後房有懿卿者頗具才色詩
 詞俱及之東坡嘗云蘇州有二丘到虎丘即到
 閻丘

寶嚴院

常熟海^亭山有古剎號寶嚴院吳越錢王之子
 祝髮於此太宗嘗賜御書急就章逍遙詠及聖
 惠方於寺中有浮屠七級極壯嚴吳人相傳自

北汲古本莊抄本壯

京師來泗州僧伽塔為第一此為第二至今尚
 在

洞庭山

太湖之中有包山一名洞庭韋蘇州皮陸唱和
 所言洞庭及蘇子美詩云笠澤魚肥人膾玉洞
 庭楫熟客分金皆在吳江也今岳州之南所謂
 洞庭者即酈善長注水經云洞庭之陂乃湘水
 非江水周內相洪道嘗折衷二說云洞庭山在

吳而洞庭湖乃在荆襄之間地形雖分而未嘗地脈斷也周公之說又本於東坡

方子通紅梅詩

方子通紅梅詩膾炙人口其云清香皓質世稱奇漫作輕紅也自宜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直教臍雪無藏處只恐朝雲有散時溪上野桃何足種秦人應獨未相知

范無外

范周字無外文正公之姪孫贊善大夫純古之子少負不羈之才工於詩詞不求聞達士林甚推之所居號范家園亭安貧樂道未嘗屈折於人石監簿存中有園亭在盤門內嘗往謁之不遇題於壁間云范周來謁石存中未必存中似石崇可惜南山焦尾虎低頭拜狗作烏龍方賊起郡中令總甲巡護雖士流亦不免無外率府庠諸生冠帶夜行首用大燈籠書一絕于其上

云自古輕儒孰若秦山河社稷付他人而今重
 士如周室忍使書生作夜巡郡將聞之亟為罷
 去盛季文作守時頗嫚士嘗於元宵作寶鼎現
 詞投之極蒙嘉獎因遺酒五百壺其詞播於天
 下每遇燈夕諸郡皆歌之嘗擢舟訪邨子高於
 崑山一日酒酣題於絕頂云萬疊青巒壓巨昆
 四垂空濶水天分夜光寒帶三江月春色陰連
 百里雲桂子鶴驚空半落天香僧出定中聞不
 將此境憑張孟三百年來屬老文

綽堆 避御名改曰堆即今綽墩

崑山縣西數里有村曰綽堆故老相傳云此乃
 黃幡綽之墓至今村人皆善滑稽及能作三反
 語

陸彥猷

陸徽之字彥猷常熟人高才博學眾推為鄉先
 生出其門者如陳起宗徽猷張柟朝議錢觀復

郎中皆爲時顯人徽宗卽位下詔求直言公因
廷對與雍孝開輩皆力陳時政闕失喝名曰有
旨駁放孝開立殿下叩頭曰陛下求直言有二
言之者無罪今詔墨猶未乾奈何以直言罪人
衛士怒孝開唐突以拄斧撞其頰數齒俱落凡
直言者盡捽出之大觀末彗星見旋見收復時
雍公已不能語止賜六字道號居神霄宮彥猷
欲赴京師已卒其孫端成字天錫就特奏恩

時上書及廷試直言者俱得罪京師有謔詞
云當初親下求言詔引得都來胡道人人招
是駱賓王并洛陽年少自訟監宮并岳廟都
一時閑了誤人多是誤人多誤了人多少

翠微集

崑山翠微有主僧冲邈年八十有八生平好爲
詩所著號翠微集姚舜明侍郎嘗贈之詩云僧
臘俗年俱老大儒書佛教舊精勤姑蘇一萬披

緇客四事無如彼上人邑宰蓋嶼亦有讀翠微
集詩云聖宋吟哦只九僧詩成往往比陽春翠
微閣上今朝見格老辭清又一人
生老病歿

崇寧中有旨州縣置居養院以存老者安濟坊
以養病者漏澤園以葬死者吳江邑小而地狹
遂即縣學之東隙地以次而爲之時以諸生在
學而數者相爲比隣謂之生老病死

郝子高

郝脩字子高比部公之子負材挺特與范無外
爲忘形友交鄉人至今推稱之爲之郝長官晚歲自
號凝和子崑山上方有層屋曰翠微子高多游

歷山中嘗賦詩云行客倦奔馳尋師到翠微相
看無俗語一笑任天機曲沼淡寒玉橫山鎖落
暉情根枯未得愛此幾忘歸訪凌峰賢上人云
步入凌峰閣尋師師未歸凭欄寂無語唯見白

雲飛簡公約有素琴堂又爲賦詩云素琴之堂
 虛且清素琴之韻論杳冥神闕意定默自鳴宮
 商不動誰與聽堂中道人骨不俗貌^龍形端顏
 瑩玉我嘗見之醒心目寧必絲桐絃斷續嗚呼
 靖節已死不復聞成虧相半疑昭文阮手鍾耳
 相吐吞素琴之道詎可論道人道人聽我語紛
 紛世俗誰師古金徽玉軫方步武虛堂榜名無
 自苦

鄭應求相

予年二十時三舍法行與鄭君聘應求同在郡
 庠應求精於人鑑倫同舍皆爲其品題甚畏之嘗見唐輝
 子明以手拊其腰曰異日金瑯璫無疑矣子明
 面大發赤性莊重一日顏仲謙過隣齋應求指以示余
 曰此公蛇行居官必尚猛乘間又語予曰吾友
 乃一壽星頗類應逢原但得其半耳然亦可銀
 瑯璫衆皆未以爲信後二十年仲謙守嚴陵頗

有郅都之風後三十年子明躋法從後七十年
予始拜牙緋之寵其言無一不驗應求亦甚有
文聲公說言風官必尚海國之請予曰吾文
獄山一曰西中太湖中有東獄西獄二山吳王於此嘗置男女
二獄楊備郎中詩云雷霆號令雪霜威二獄東
西鎖翠微髣髴鄴都叢棘地巖扉應是古園扉

王學正

王彥光察院之伯祖諱備字康國居太學有聲
鄉人謂之王學正識與不識皆尊敬之有堂名
逸野以累試不利日游適其中讀書自娛其持
身治家甚嚴鄉中率以為法彥光自幼知讀書
乃學正公之訓也生平無子葉大年挽之云書
劍當年游上都賢關由篆校諸儒文華燦燦九
苞鳳俊氣駸駸千里駒妙質競誰揮聖漫壇白頭
空此歿樵蘇遺編殘橐應猶在搔首令人益嘆

吁又云遺文贈炙在吾鄉賦罷誰能少薦揚聲
 迹有妻先夢蝶行藏無子付耕方雲蘿烟夢新
 泉宅秋月春花舊野堂交倡彩箋真翰墨幾人
 知為寶巾箱逸野堂至今尚存王氏舉族祀之
 不絕

范文正為閻羅王

曾王父捐館至五七日曾王妣前忽其一夕夢還家
 急令開篋笥取新公裳而去因問之曰何忽促
 如此答曰來日當見范文正公衣冠不可不早
 正也又問范公何為尚在冥間曰公本天人也
 見司生死之權既覺因思釋氏書謂人死五七
 則見閻羅王豈文正公聰明正直故為此官邪

吳縣寇主簿詩

石林居吳下一日至閫門外於小寺中壁間有題
 一絕云黃葉西陂水漫流蘧蔭風急一扁舟夕
 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石林極愛之

但不書其名氏因問寺僧云吳縣寇主簿所作
今官滿去矣寇名寶臣徐州人善作詩文從後
山先生學其源流有所自來矣

盤溝大聖

承天寺普賢院有盤溝大聖身長尺許人有禱
祇置之掌止吉則拜凶則否人皆異之推所從
來乃盤溝村中有漁者嘗遇一僧云何不更業
漁者云它莫能之僧云吾教汝塑泗州像可以
致富漁者云人不欲之則奈何僧云吾授汝一
法遂以千錢與之令像中各置一錢所售之直
亦以千錢為率漁者如所教競求買之果獲千
緡今寺中所藏乃其一也豈非僧伽訛此以度
人也

魏令則侍郎

魏憲字令則與其弟志俱則有聲太學號熙豐人
才微廟朝為東臺御史入侍經幄論思獻納為

多又代言西掖得溫厚雅正之體遷吏部侍郎
 久之除顯謨閣學士知明州建炎初召赴行在
 季父禮部送之詩云炎祚無疆越萬齡如何裔
 虜尚憑陵中興事業須王導撥亂韜鈴要孔明
 劇盜已分齊鉞定端星行指泰階平呼韓朝漢
 非難事好繼當時丙魏聲

圖經刊誤

舊圖經云外岡青岡五家岡蒲岡塗松岡福山

非桐岡

岡竝在吳縣界今次第而數之其上之四屬崑
 山下之三屬常熟言其地之遠近與吳縣大相
 遼絕續圖經曰太和宮在盤門之外其地唐相
 畢瑊之別業也切詳畢瑊未嘗為相為相者乃
 畢誠也瑊與誠兄弟爾

草腰帶聽聲

元豐中姑蘇有一瞽者號草腰帶善揣骨聽聲
 一日王父呼至其家以祖姑聲凶禍福扣之云

此類人他日必以夫而貴但出適時事于朝廷
 時祖姑已許嫁顧沂大夫以其語不稱舉堅皆
 唾之論命未竟適有捷夫過門報省榜者王父
 亟出問榜首姓名云無為人焦蹈既入若也口
 嗟惋不已王父怪之因問曰知此人聲骨否曰
 熟知之王父曰官職如何曰不能食祿安問官
 職也眾皆回焦已為大魁術者之言必謬經旬
 有自京師來者云揭榜後六日焦已死矣祖姑
 在曾王父服中顧以欲之官促其期遂引女年
 二十不待父母服除法聞之朝得旨方成禮其
 言無一不驗

壓雲軒詩

崑山翠微之上有亭曰壓雲軒邑士胡清嘗賦
 詩云誰建危亭壓翠微畫簷直與莫雲齊有時
 一片巖隈起帶與老僧山下歸軒旁有小栢數
 株又賦詩云栽旁巖隈未足看謂言斤斧莫無

端它時直入掄材手不獨青青保歲寒後有一
文人作浙漕因到山中見之大喜尋訪其人厚
禮以待之既憐其貧遂給官田胡由此致富

翟忠惠

翟汝文字公巽其先本南徐人後徙居常熟紹
興初爲叅知政事卒門人謚爲忠惠先生公文
章甚古所作制誥皆用尚書體天下至今稱之
自宣政以來文人有聲者唯公與葉石林汪浮

溪孫蘭陵四人耳嘗自評云某之視浮谿浮
谿之視石林各少十年書石林視忠惠亦然識
者以爲確論公素儉雖身歷兩府奉養甚於貧
士一日招客未飲時與客論近世風俗侈靡燕
樂之間尤甚因正色言曰德大於天子者然後
可以食牛德大於諸侯者然後可以食羊客自
度今日之集必無盛饌已而果以惡草具進公
在翰苑時禁中新創儺儀有旨令撰文是日辰

已間中使送篇目至午後亟督索進呈數篇既立就而文法且極高古石林乃謂公文極難得在西掖時以草詞遲罰銅又在試院議策題以冗官爲問一夜僅成四句云太平日久人樂仕進可爲朝廷慶者一可爲有司慮者二石林頗怪之予切謂公之文正不當以遲速論當視其得意與否耳策題雖止四句實佳作也

白雲泉

天平山有白雲泉雖大旱不竭或云此龍湫也唐刺史白樂天有詩云天平山上白雲泉雲自無心水自閒何必奔衝下山去更添波浪在人間蘇子美嘗至山中爲賦長篇范貫之亦有和章

謂三命

謂三命者承天寺僧精陰陽山水之術吉凶無不立驗好食活鷄已就死者則却而不食人欲

其上葬必以數十活雞自隨聞其聲咿然則食之愈喜率以是爲常後享高壽而死及焚屍有五吾色舍利自舌本涌出至家虎丘墳乃其所擇也葬之明年有偃松生其上

范文正詞

范文正與歐陽文忠公席上分題作別銀燈皆寓勸世之意文正云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備用盡機關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細尋思爭如共劉伶一醉人世都無百歲少癡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間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牽繫一品與千金問白髮如何回避

臞菴

吳江王份文孺自號臞菴嘗築圃於松江之側方經始時文孺下榻待余延留數月見買樹對作址計三百萬錢圃成極東南之勝後湖蘇養直嘗賦詩云王郎臞菴摩詰詩烟花遶舍江遶籬

石渠東觀了無夢筆床茶竈行相期古人已往
 不可作甫里顧有今天隨灣頭鱗舍豈著我請
 具簑笠懸牛衣又為文孺賦草堂云笛弄松江
 明月簑披笠澤歸雲若話青霄快活五侯何處
 如君

蠡口

蠡口在齊門之北又有蠡塘在婁門之東故老
 相傳云范蠡破吳辭越乘扁舟遊五湖潛過於
 此遣人馳書招文種大夫自此名之楊備郎中
 詩云霸越勲名間世才五湖煙浪一帆開猶防
 鳥喙傷同輩此地復招文種來

蛇化為劍

干將墓在今匠門城東數里頃有人畊其旁忽
 見青蛇上其足其人遽以刀殲之上之半躍入
 草中不復可尋徐觀其餘乃拆劍也至莫欲持
 歸亦不復見方子通有詩具載其事

衛月山因筆錄云匠

門外子將臺土入取
作竈無蟬蛭竈雞

賈表之

賈公望字表之丞相昌期之孫青之子頃停平
江時朱勔父子方出入禁中竊弄權柄一時奔
競之流爭持苞苴唯恐無門而入賈獨疾之甚
嘗有詩云倏忽何六十萍蓬無奈何丹心猶奮
迅白首分蹉跎正直士流少傾邪朋類多陽光
一銷鑠不復見妖魔其志尚亦足驚矣

勔之子為浙西路分司有賜帶之寵賈亦同
時衣金紫服旦日適相會於天慶朱虞兵見
賈所佩魚熟視之賈勵聲叱之曰此是才力
得來非緣花石之故左右皆錯愕朱甚訝之
為其所擠賈竟停任

有管易承天為能仁寺名

宣和中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凡以聖為名者
竝行禁止又給事中趙野奏凡世俗以君王聖

三字為名字悉合華而正之然尚有以天為稱者
 切慮亦當禁止其後又有以龍皇主玉字不當
 言者亦請遏絕前後共禁八字遂易承天為能
 仁其他觀寺及士庶名字犯而不改則重加之
 罪雖橋梁有為龍形者亦皆鑿去之太學同舍
 陳朝老語余曰此無君無天之兆甚可畏也季父
倅興仁時一太守曲意奉行盡取諸寺觀
 藏經命剪去所禁八字未幾而太守卒

章戶部

章縉字伯成莊敏公之子莊敏教諸子甚嚴恐
 其縱肆閑致一書室中故縉與諒皆中第而亦
 甚有文季父禮部取縉之姪女召為校書郎日
 綽以詩餞之有舡尾淮山青未了馬頭隨柳綠
 相迎之句孫仲益甚喜之晚年詩律益高清淳
 雅健得唐人之風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終戶
 部郎中

王教授祭學生文

慶曆中郡學旣建養士至百員亦有自他郡至者建陽二江忘其名肄業未久其季忽感疾而殂時王逢會之爲教官率同舍祭之云維慶曆七年歲次丁亥七月甲戌朔初六日巳卯蘇州州學教授王逢率在學同舍謹以香酒果實致奠化冥紙告祭於學生建陽江君之靈人固動物爾氣完則在氣散則歿生與歿吾不得而知也惟是生者有名教存焉得以異諸物善而天

爲得不死惡而壽爲不幸子年尚少徒步數千里旅吳學以道義爲身謀於善無所負今天去吾得謂子不死矣夫旅而死無親戚左右爲之助者有之今子兄在焉啟而手足比無助者爲多同門生幾百員爲子哭不爲孤其亦善德之召與子魂氣何所之吾以子有死生之別旅觀舉而望涕不知其所從哀哉尚享

沈元叙滄浪亭詩

蘇子美獨步游滄浪亭詩云花枝低欹草色齊
 不可騎入步是宐有時載酒只獨往醉倒唯有
 春風知紹興初崑山沈東元叙嘗游其亭賦詩
 云草蔓花枝與世新登臨空復想清塵只今唯
 有亭前水曾識春風載酒人程致道和張敏叔
 游滄浪詩有云醉倒春風載酒人蒼髯猶想見
 長身試尋遺址名空在却笑張羅事已陳皆寓
 感嘆之意

中吳紀聞卷之五

中吳紀聞卷之六

宋崑山龔明之

西樓詩

紹興中郡守王喚顯道建西樓賦詩者甚衆獨
 耿時舉德基為擅場其詩曰西樓一曲舊笙歌
 千古當樓面翠峨城花發花殘香徑雨月生月落
 洞庭波地雄鼓角秋聲壯天迴欄干夕照多四
 百年來無妙手要看風物似元和德基他文稱

作峨為在面山也

是居太學久之不得一第而死惜哉

郭仲達

郭章字仲達世居崑山自幼工於文游京師太學有聲因歸鄉省親作詩別同舍云菽水年來屬未涯羞騎款段出京華漲塵回旋風頭緊綺照支離日腳斜掠過短莎驚脫兔踏翻紅葉開歸鴉不堪回首孤雲外望斷淮山始是家俄又賦一篇云也知隨俗調歸策却憶當年重出關

汲古本菽水

汲古本菽水

汲古本菽水

豈是長居戶限上可能無意馬蹄間中原百甕知誰運今日分陰敢自閒倘有寸功禪社稷歸來恰好試衣斑其詩傳播一時後以守城恩拜官被知己薦居師幕久之官至通直郎卒於京師年四十餘無子

凌哲字明甫與余同肄業郡庠誠實君之子也紹興中爲正言上疏論秦氏親黨因緣得科第

有妨寒素進取之路公論甚與之累遷至吏部侍郎後以敷文閣待制通議大夫致仕年八十餘而卒公處已以謙待人以恕雖身至從班不啻如寒士非時未嘗輒至郡中終年無一毫干瀆書室之前有一茶肆日爲羣小聚會之地公與賓客談話甚苦其誼遣介使之少戢已而復然公不與較因徙以避之其長厚類如此人月之爲凌佛子則止百計

崑山學記

程詠之宰崑山其政中和有古循吏風嘗修治郡庠張無垢爲作記欲鐫之手石或謂無垢記此以諷朝士尋卽已之今橫浦集亦不載因附見于此右通直郎知平江府崑山縣事程公詠之文簡公之曾孫伊川先生之姪也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作書抵余曰沂聞爲政莫先於教化教化莫先於興學吾邑有學卑陋不治

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儒重道之意學門有社壇

齋所掩蔽于前沂乃移于社壇之西闢其門壇

廣袤十餘丈又以東隅建學門週植槐柳增崇

殿門營治齋宇氣象宏偉殿堂齋廡昂昂一新

遇月旦則率縣官詣學諸生學者分講六經與

諸生環坐堂上以聽焉時知府事待制蔣公名

其堂曰致道并書學榜以寵賁之於乎可謂盛

矣又曰先生答學于大儒其所見聞非俗儒比

願以其所聞者叩以告我我將有以大之余曰

吾老矣久抱末疾舊學荒落顧何以副子之請

雖然不可以虛辱也輒以聞於師者以告左右

左右其擇焉竊嘗以謂學者當以孔子為師當

學孔子之學非為博物洽聞絺章績句高自標

致視四海為無人攘臂而言曰吾仕宦當至將

相吾富貴當歸故鄉吾當記三篋於渡河賦萬

言于倚馬此正俗儒之學孔子之學乃不如是

熟誦孔子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說子夏掬澗
播洒之說孟子徐行後長者之說以求孔子之
心可也是謂孔子之學若乃學如馬融如陸淳
博如許敬宗文如班固如柳子厚亦可矣而依
梁冀而助武后氏而事實憲而附王叔文此吾儕
之所羞道而孔門之罪人也詠之以爲何如其
不然當明以教我

下唐公

王紇字唐公秦正懿王審琦五世孫建炎中爲
御史中丞虜犯維揚車駕南渡公扈從以行
宮初建以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少師傳未幾拜
知政事力巧奉祠御書霖雨思賢佐一聯以
之紹興七年薨于崑山僧舍年六十四諡和
咳公爲人剛正有守立朝無所阿附宣和乙
策士于庭公爲詳定官多取議論剴切者置甲
科建炎已酉虜寇深入公具陳攻守之策宰相

不以爲然已而虜犯維揚終無策公自建康扈從至臨安道由鎮江從容奏陳陳東以忠諫被誅此其鄉里也卽命賙其家官其子車駕幸會稽時韓世忠邀擊虜寇歸騎於揚子江公議遣兵追襲俾與世忠夾擊之同政者議不合遂求去公雖爲執政其家貧甚每以祿不及親自奉儉薄仕宦二十年無寸椽可居自奉祠後寓崑山志嚴僧舍蕭然一室服食器用無異于寒士

天性仁孝賙恤姻族無所不至俸入之餘買田贍給其孤貧者又爲之畢婚冠喪葬平居無他嗜好惟讀書爲樂其文溫潤典雅淡于理致于死生禍福之說尤所洞達其寢疾也家人召醫且欲灼艾公曰時至卽行畱連無益薨之前二日書戊戌字示左右屬纊之日果戊戌也其前知如此公所製述有內外制四十卷奏議三十卷進讀事實五卷論語解三十卷孝經解五卷

之汲古本作昔抄本無

羣史編八十卷內典畧錄百卷

顧景繁

顧禧字景繁居光福山中其祖沂字歸聖終龔

州太守其父彥成字子美嘗將漕兩浙景繁雖

受世賞不樂為仕閉戶讀書自娛自號漫莊又

號癡絕嘗注杜子美詩其他著述甚富所與交

者皆一時名士鄱易張子微彥實擴以詩聞天

下景繁結為一社與之唱酬今張集有送顧景

繁暫歸浙西詩云牆頭飛花如雪委牆根老柳

絲坐地春正濃時君不畱山路曉風鳴馬箠濤

江入眼浪千尺想見吳儂問行李田園久荒漫

檢校親舊相逢半悲喜行朝諸公訪人材故人

新賜尚書履袖中有策則可陳君亦因行聊爾

耳又他詩稱譽景繁不一如云顧侯風味更嚴

苦家貧闕辦三韭菹龜腸撐突五千卷底用會

萃箋蟲魚又云虎頭文字逼前輩袞袞顛蒙分

尺素天閑老驥日千里何用鹽車追蹇步景繁

隱居五十年享高壽而終

子美除漕到蘇遺過南峯山拜先都官墓

都官子美之外祖也巡尉護送至山中親題于亭之壁予視景繁為中表

慈受禪師

慈受禪師淡老靖康間住靈岩學徒甚尊之平生所作勸戒偈頌甚多皆有文法鏤板行于世嘗自為真讚云自顧箇形骸舉止凡而陋只因放得下觸事皆成就醍醐與毒藥萬味同一口

美惡盡銷融是故名慈受孫仲益作守時因上元命之陞座慈受舉似云靈岩上元節且與諸方別只點一椀燈大千俱照徹也不用添油光明長皎潔雨又打不溼風又吹不滅大眾畢竟是甚麼燈教我如何說時高峯瓚老雖相去不遠絕不會面因中秋賞月書一絕寄瓚老靈岫高峯咫尺間青松長伴白雲閒今宵共賞中秋

片莫道山家不往還

師名懷淡

中身紀聞 八 老聖堂
蔣侍郎不肯立坊名

胡文恭公守蘇蔣公希魯將致政歸文恭公頃
爲諸生嘗受學于蔣因卽其居第表爲難老坊
蔣公見之愀然謂文恭曰此俚俗歆豔內不足
而假之人以誇者非所望于故人也願卽徹去
文恭公愧謝欲如其請則營繕已嚴乃資其嘗
獲芝草之瑞改爲靈芝文恭公退而語人曰識
必因德而後達蔣公之德蓋人所畏而其識如
是固無足疑非吾所及也

孫郎中

孫緯字彥文擢進士第仕至尚書郎爲人誠朴
好以俗下語爲詩文而多近理秦師垣生於蠓
月二十五日嘗獻壽詩云面臉丹如朱頂鶴髭
髯長似綠毛龜欲知相府生辰日此是人間祭
竈時師垣甚喜之公精於本朝典故及臣室大
家名系世次無不通曉嘗著本朝人物志行于

世

潘悅之侍郎

潘兌字悅之操履甚正鄉人皆尊敬之徽宗朝
為中書舍人遷禮部侍郎與先君子甚厚其往
來于滄海之上飲酒賦詩延款竟日悅之無子
嫉民贍工於詩與季父唱和成集

南北章

章氏本建安鄒公之裔後徙于平江者有二族

子厚丞相家州南質夫樞密家州北兩第屹然

輪奐相望為一州之甲吳人號南北章以別之

余良弼占卦影

余仔字良弼三舍法行與余皆肄業郡庠又以
同經聚于一齋良弼試上舍義題自假樂君子
顯顯令德至于祿百福子孫千億良弼反覆用
天人之說遂中高選既貢京師道由南徐訪一
日者揲著得卦影畫文書一軸書天人二字于

汲古本浪

第汲古本地

其上下書兩甲兩癸又畫二雁一入雲中一爲
箭所中日者云此文書二十年後可復用良弼
以爲不然既試南宮果不第退舍而歸累試皆
蹉跌後罷舍法以卷舉赴省義題與預貢時不少異卽
欲盡寫舊所作同舍曉之云文格與今不同矣
用之必不驗良弼淡以卦影之言爲信竟書之
不易一字鄉人用新格者俱見黜獨良弼之得
廷試後第廿五年計撰著時適滿二十年之數

王彥光

王葆字彥光擢宣和甲辰第崑山自郊正夫登
科後有孫積中積中後六十載無有繼之者彥
光擢第時吳昉博士適爲邑宰有致語云振六
十載之頽風賈三千人之餘勇紀其實也紹興
改元天子廣開言路購求賢良等材彥光時主
麗水簿慨然上疏陳十弊皆切中時病其末以
儲嗣爲請語尤切直至謂仁宗時中外無事海

宇晏然而范鎮等為國遠慮其所納忠急急在此况當今日國步多艱人心易動強虜未靖羣盜陸梁天下之勢危若綴旒而甲觀之崇未嘗流慶中外惴恐此為甚急因願陛下為宗廟無疆之計廣求宗室之中仁明孝友時論所歸者歷試諸事以係人心執政讀而奇之彥光素為秦益公器重和議既定梓宮及太后皆還彥光時主宗正寺簿上書于益公僅三百字大意謂

古宰相功業之盛無如伊尹周公究其終始之言伊尹過周公遠矣方其相成湯輔太甲其功無與比當是時遂思復政放君而啓其告歸之意今咸有一德之書是也周公則不然夾輔成王坐致太平之功此時可以告老矣而卒不之魯故其後有四國流言之禍今欲為伊尹乎欲為周公乎惟閣下所擇益公得書頗喜久之除司封郎彥光既丁內艱服闋居舊職一日益公

語彥光檜待告老如何彥光曰此事不當問之
 於某益公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之
 嘗記紹興八年某為宰相時公以書勸某去位
 保全功名今何故不言彥光曰果欲告老不問
 親與疎擇其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
 下生民之福益公默然俄除監察御史兼崇政
 殿說書益公薨出知廣德移漢州終浙東提刑
 彥光歸鄉教誘後進終日論文不倦其所成就

甚眾所學最長于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備論

兩卷方姪嘉彥登第參政范公嘗作公挽詩云

喻蜀三年戍還吳萬里船雲歸雙節後雪白短

檠前百世春秋傳一丘陽羨田浮生如此了何

必更凌煙聞者悲離索公平又杳冥門人辨韓

集子舍得韋經此去念築室空來聞過庭路遙

人不見千古泣松銘

彥光鑒裁甚精李樂菴為布衣時流落兵火

之餘一見以為佳士妻以女弟今叅政周公
 初登第時愛其博洽即納之為壻二公尋即
 榮遇而又學術氣節聳動當世人於是服其
 知人至非於從其學者亦能第其科甲之先後
 無一不如所期至今言其事者莫不稱嘆以
 為不可及

狀元讖

穹窿山在城之西里老相傳云穹窿石移狀元

汲古本無詰字

來歸一夕聞有風雨聲詰旦視之果有石自東
 而移西者淳熙辛丑黃子由遂魁多士夷亭雖
 去崑山林江不遠舊無潮汐紹興中方有之猶不及
 二十里外李樂菴嘗見一道人云潮到夷亭出
 狀元後以此語葉令子強因作問潮館識其語
 今已過夷亭矣但未知於何時然潮汐起于崑
 山邑人必有以當此讖者

四幡之助

大父自甲子既周之後遇生朝則捨幡於寶積寺刹柱歲率以爲常時曾王妣之越上畱其壻顧沂大夫家大父往省之夜宿于蕭山渡繫舟于一古柳之下終夕爲之安寢拂曉舟師大驚四顧皆巨浸舟齊于水之杪須臾水退獨免漂溺是夕王妣夢艤舟之地有四黃幡覆其上方有疑於心王父既歸言其事因屈指計之已歷四生朝矣

吳仁傑云龔浩字子正往蕭山訪顧沂舟值水發比到家其妻云向夢有黃幡六首罩一舟龔問其日正水發之夕也蓋嘗以生朝施二幡于承天寺不染塵觀音殿凡三歲矣適如夢中之數云

按吳氏感應錄所記微有不同當以此說爲是然不染塵觀音殿乃是在城報恩萬壽寺今北寺也

樂菴

樂菴在崑山之東南六七里李公彥平游息之所也公本江都人紹興初避地居此嘗爲溧水宰以德化民四年無犯死罪者剡章交上召對陳便民十事除知溫州未行擢監察御史出知婺州召拜司封郎官遷樞密院檢詳仁宗屢引見僧徒談性空之理一日因對論及禪宗公奏曰管周公亦坐禪上愕然公徐曰周公息兼三

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息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非坐禪而何陛下誠能端坐而息所以愛人利物之道卽坐禪也何必他求乎俄以引年掛其冠而歸遂卽菴廬而居之自號樂菴安叟居年餘上愛公精力不衰詔落致仕除侍御史同知壬辰貢舉因革去險怪之習文體爲之一變而所得多一時名士因上疏論后戚不當居樞筦之地遷起居郎不就知台

汲古本於是

州又不就復上請老之章時王仲希呂行爲右
 正言亦力彈之莫儕子齊爲給事中不書黃周
 洪道直學士院不草制皆遭遷逐布衣莊治嘗
 作四賢詩公道學精通且樂於教學者嘗誦康
 節語以告人曰學爲人之仁學爲人之事所以
 教人者率不外乎公中年以後絕欲清修唯一
 蒼頭給事年幾八十視聽言論雖少年有所不
 及菴之左右皆植脩竹經史圖畫書滿室忽旬餘

不食屏醫卻藥終日燕坐一夕親作手簡徧別
 親舊仍命其子不得齋僧供佛書訖倏然而逝
 所著文章甚多號樂菴集又有易說語孟說若
 千卷

吳江詞

建炎庚戌兩浙被虜禍有題水調歌頭於吳江
 者不知其姓氏意極悲壯今錄之于後平生太
 湖上短掉幾經過如今重到何事愁與水雲多

擬把匣中長劍換取扁舟一葉歸去老漁簑銀
 艾非吾事丘貉已蹉跎鱸新鱸斟美酒起悲歌
 太平生長豈謂今日識兵戈欲瀉三江雪浪淨
 洗胡塵千里不用不挽天河回首望霄漢雙淚墮清
 波

徐望聖

徐師回字望聖師閔之弟嘗為南康太守作有
 節堂蘇黃門為之記以為物之生未有不直者

一為物所撓雖松柏竹箭之堅不能自保惟公
 能遂其直求之人蓋不待文王而興者黃門未
 嘗以言假人其推重公如此子閔中孫林競曾
 孫藏

羊充實

羊充實舊與子肄業郡學其為人好崖異且狠
 懷一夕同舍對牀劇談充實偶以言侵眾遂相
 率聯句戲之云彼美羊充實彎彎角向天口內

中身系聞 十八
餐荷葉尻中放瑞蓮細毛堪作筆麓毳可爲氈
子貢雖曾愛齊宣不見憐其它不能盡記充實
見諸公更相應答機鋒甚銳遂哀鳴不已自是
處衆和易待人亦有禮諺所謂菱角鷄頭之說
信矣

蘇民三百年不識兵

姑蘇自劉白韋爲太守時風物雄麗爲東南之
冠乾符間雖大盜蠡起而武肅錢王以破黃巢

誅董昌盡有浙東西五代分裂諸藩據數州自
王獨錢氏常順事中國本朝旣受命盡籍土地
府庫帥其屬朝京師遂去其國蓋自長慶以來
更七代二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承平時太
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軍節度使錢
鏐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大觀中樞密章公之
子縉爲蔡京誣以盜鑄詔開封尹李孝壽卽吳
中置獄連逮千餘人遣甲士五百圍其家鉦鼓

之聲晝夜不絕俗謂之聒囚鼓州民目所未覩
莫不爲之震駭獄旣不就又遣三御史蕭服沈
畸姚志其名重按其至也人皆自門隙中窺之不
敢正視識者已知非太平氣象故其後有建炎
之禍方章氏事未覺時城中小兒所在羣聚皆
唱云沈逍遙莫知其由已而三御史果至

之彝老

之彝老外岡楊氏子名則之字彝老嘗學詩於

西湖順老學禪於大覺璉禪師詩號禪外集禪
學有十玄談叅同契俱行於世嘗作早梅詩云
數萼初含雪孤清画本難有香終是別雖瘦亦
勝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容
易莫吹殘又雪霽觀梅詩云荒園晚景歛寒煙
數朶清新破雪邊幽豔有誰能畫得冷香無主
賴詩傳看來最畏前村笛折去難逢野渡船向
晚十分終更好靜兼江月淡娟娟

盛章季文作守時樵樓一夕爲火所焚有得其
煨燼之餘者欲析而爲薪見其中有大吉二字
遂聞之於朝又郡學有一立石中夜光起教官
言於州因作瑞石放光頌亦奏之又大成殿一
夕忽爲雷擊其柱火光與常東壁額上遺四帶
青布巾大可貯五斗粟教官命以香案置之中
庭詰朝視之無有矣

朱氏盛衰

朱冲微時以買賣爲業後其家稍溫易爲藥肆
生理日益進以行不檢兩受徒刑旣擁多貲遂
交結權要然亦能以濟人爲心每遇春夏之交
卽出錢米藥物募醫官數人巡門問貧者之疾
從而賙之又多買弊衣擇市嫗之善縫紉者成
衲衣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諸延壽堂病
僧日爲供飲食藥餌病愈則已其子勔因賂中

貴人以花石得幸時時進奉不絕謂之花綱凡
林園亭館以至墳墓間所有一花一木之奇怪
者悉用黃紙封識不問其家徑取之有在仕途
者稍拂其意則以違上命文致其罪浙人畏之
如虎花綱經從之地巡尉護送遇橋梁則徹以
過舟雖以數千緡爲之者亦毀之不恤初江淮
發運司於真揚楚淮有轉般倉綱運兵各據地
分不相交越餉旣進花石遂撥新裝運船充御
前綱以載之而以餘舊者載糧運直達京師而
轉般倉遂廢糧運由此不繼禁衛至于乏食朝
廷亦不之問也餉之寵日盛父子俱建節鉞卽
居第創雙節堂又得徽廟御容置之一殿中監
司郡守必就此朝朔望餉嘗預內宴徽宗親握
其臂與語餉遂以黃帛纏之與人揖此臂竟不
舉弟姝數人皆結姻於帝族因緣得至顯官者
甚象盤門內有園極廣植牡丹數千本花時以

汲古本有食字

繪綵為幙帶帶覆其上每花標其名以金為標
 糊如是者里所園夫哇子執精種植及能疊石
 為山者朝釋負擔暮紆金紫如是者不可以數
 計圃之中又有水閣作九曲路入之春時縱婦
 女游賞有迷其路者老朱設酒招邀或遺以簪
 珥之屬人皆惡其醜行一日勔敗檢估其家貲
 有黃發勾者素與勔不協既被旨黎明造其室
 家人婦女盡駟之出雖閭巷小民之家無敢容

汲古本著

納不數日已墟其圃所謂牡丹者皆析以為薪
 每一扁牘以三錢計其直勔死又竄其家於海
 島前日之受誥身者盡褫之當時有諺詞云做
 園子得數載栽培得那花木就中堪愛時將介
 保義耐勞反做了今日殃害詔書下來索金帶
 這官誥看看毀壞放牙笏便擔屎擔■依舊種
 菜又云疊假山得保義幙頭上帶省著百般材氣
 做模樣徧得人憎又識甚條制今日伏惟安置

官誥又來索氣不如更疊个盆山賣八文十二
 初勗之進花石也聚于京師艮嶽之上以移根
 目遠為風日所殘植之未久即槁瘁時時欲一
 易之故花綱旁午於道一日內宴譚人因以諷
 之有持梅花而出者譚人指以問其徒曰此何
 物也應之曰芭蕉有持松檜而出者復設問亦
 以芭蕉答之如是者數四遂批其頰曰此某花
 此某木何講俱為之芭蕉應之曰我但見巴巴
 地討來都焦了天顏亦為之少破太學生鄧肅
 有進花石詩大寓規諫之意至今傳于世

徐稚山

徐林游定夫先生字之曰稚山紹興中坐趙忠
 簡公所引忤秦丞相意罷宗正少卿又以前任
 江西運使日嘗按秦之妻弟王昌秦婦大銜之
 俄有將兩浙漕節者密受諷旨誣劾公譏議均
 田良法安置興化軍秦死放還除戶部侍郎事

載紹興正論

無菴

崑山陳氏子名法全棄家從道川爲僧參請勤至一日行靜濟殿前偶撞其首于柱間忽然大悟旁觀者見其光彩飛動而全自不知也自此遍走山林道價日增後住湖州道場山號無菴

結帶巾

宣和初予在上庠俄有旨令士人結帶巾否則以違制論士人甚苦之當時有謔詞云頭巾帶誰理會三千貫賞錢新行條制不得向後長坐與苧服相類法甚嚴人盡畏便縫闊大帶向前面繫和我太學先輩被人叫侏義

周妓下火文

崑山有一名倡周其姓後係郡中籍張紫薇作守時周忽暴死道川適訪紫薇公因命作下火文云可惜許可惜許大眾且道可惜許箇甚麼

可惜巫山一段雲眼如新水點絳唇管年繡閣
 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說醜奴兒怪勦便
 須抖擻好精神南柯夢斷如何也一曲離愁別
 是春大眾還知歿故某人向甚麼處去向這裏
 分明會得驀山溪畔芳艸渡頭處處六么花十
 八其或未然與君一把無煙火燒盡千愁萬恨
 心

諧謔

鷄冠花未放狗尾葉先生嘲葉廣文三間草屋田中

舍兩面皮韁馬戀丞田馬自相謔冬瓜少貌猶施粉

甘蔗無才也著絳猜護婦人富數行文字那箇

漢書一簇人煙誰家莊子筵上枇杷宛類無聲

之樂草頭蚱蜢猶如不繫之舟醉公子酉生年

九十柳青娘卯生年十八鏡上故錢銅聲相應

馬前斷事鞍上治民鉏麕觸槐死作木邊之鬼

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滕達道與鄭毅夫對

忠韓記

韓正彥字思德魏公之猶子嘉祐中知崑山縣
 崑山號為難理而公能以靜勝圉圉為之數空
 剏石堤疏斗門作塘長七十里而人不病涉得
 膏腴田百萬頃部使者以最上又請以輸州之
 賦十三萬從近便輸於縣復造塘餘材為倉廩
 以貯之民大悅比去遮道以畱生為立祠作思
 韓記鑿諸石

汲古本所

徐氏安人詩

徐稚山侍郎有妹能詩大不類婦人女子所為
 其筆墨畦徑多出于杜子美而清平冲澹蕭然
 山俗自成一家平生所為賦尤工有一文士嘗
 評之云近世陳去非呂居仁皆以詩自名未能
 遠過也有詩集傳于世

吳中水利書

宜興士人單諤嘗著吳中水利書其說謂蘇湖

汲古本載

汲古本下

常三州之水瀦為太湖湖之水溢于松江以入
 海故少水患今吳江岸界于松江太湖之間岸
 東則江岸西則湖江東則大海也自慶曆二年
 欲便糧道遂築北隄橫絕江流五十里遂致太
 湖之水常溢而不洩浸灌三州之田又覩岸東
 江岸與海相接之處污穢下芟蘆叢生沙泥漲塞
 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以來沙漲今為民居民
 田矣雖增吳江一邑之賦而三州之賦不知反
 損幾百倍邪今欲洩太湖之水莫若先開江尾
 芟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
 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千所以通糧運隨橋下開
 開芟蘆為港走水仍于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
 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三州水患必減
 元祐中東坡在翰苑奏其書請行之

翟超

此則原本列第六卷中毛刻已缺今從舊抄本錄補於此

崑山弓手翟超數以勇力奮而酷嗜金剛經晝夜誦之不輟

邑有盜尉責其巡警失職撻之退而憤然曰他人被盜而我
乃受杖不復還家坐于一廟中誦經達旦至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忽若有悟遂棄俗而投禮東齋謙老名之曰道川俄為僧
見處日明因行脚江西途中遇虎無懼色弔馴伏其旁邊巡
引去晚注金剛經起予言句之外名禪老衲皆以為不可及
後圓寂之際大書四句云我有一條鐵柳栗縱橫妙處無人
識臨行撥轉上頭關轟起一聲春霹靂今葬于山中



